

成都军区某炮兵旅汽车营排长牛玉新

138 个红手印为他请功

本报记者 郭 嘉

“太阳花/在阳光下/天天向着太阳/天天沐浴着光华……”四川省江油中学 5 名中学生题赠的这首小诗，写出了成都军区驻滇某炮兵旅汽车营党员突击队队长、排长牛玉新的心境。

6 月 16 日，记者见到牛玉新时，他的左下颌还有一道长长的血痕，说话都很吃力。他是在 5 月 24 日发生余震时，连救 3 人受重伤住院的。

5 月 24 日上午，牛玉新带着 7 名党员突击队员到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帮助受灾群众。

11 时左右，他看到村民先宇顺家的帐篷搭在自家的危房旁，便上前劝道：“老乡，帐篷搭在这里很危险。”

“没得事，大地震都过了，现在都是小余震。”先宇顺对牛玉新的劝告无动于衷。

“你看这房顶都震烂了，墙也出现了裂痕。”牛玉新话还没说完，余震发生了，先宇顺家的危房开始坍塌。

“快撤！”牛玉新大吼一声。

但是吓得不知所措的先宇顺呆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牛玉新这才发现先宇顺双腿残疾，马上背起先宇顺往外跑。

刚转移到安全地带，牛玉新又听到身后传来小孩子的哭声。先宇顺 9 岁的侄子先康还在帐篷边。

牛玉新毫不犹豫，转身抱起小孩就往外跑。刚跑开，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，先宇顺家彻底塌了。

“不行，我还得回去看看。”牛玉新和战士冯志伟又回身查看是否还有其他未转移人员。

走过一间危房时，围墙突然垮塌，向冯志伟压

去。

“危险！”牛玉新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冯志伟推开，自己却躲闪不及，被一根断棍刺穿左下颌，当场倒在血泊之中……

3 次救人，前后不到 1 分钟。

“同志，你醒醒！”先宇顺泣不成声：“要不是这名解放军同志，我和侄子早就没命了！”

“排长，要不是你推我一把，我就被埋在废墟下了！”冯志伟失声痛哭。

村民们立刻抬着昏迷不醒的牛玉新赶到镇卫生院，边跑边喊：“救救牛排长！”

“转院，必须立即转移。”牛玉新伤情太重，镇卫生院医疗条件受限，无法对其实施手术。

“立即联系最好的医院，请示上级安排最好的医

生救治。”闻讯赶来的镇党委书记郭从明当即决定。

13 时 09 分，牛玉新被紧急送到第四军医大学驻江油长钢医院的专家医疗队。群众把医疗帐篷围得水泄不通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。骨科主任何黎升教授迅速组织专家会诊，确定为下颌骨粉碎性骨折，下巴外部被撕裂，外部裂伤长达 7 厘米。

经过紧急手术，牛玉新脱离了生命危险。

村民们商议决定，每天轮流派人照顾牛玉新。当天下午，牛玉新刚做完手术，5 名中学生就送来了鲜花，并留下了一串祝福。

5 月 25 日，仅有 1800 多人的旧县村村民自发聚集到一起，提出要为牛玉新请功，村支书陈海兵亲手拟好了请功书。88 岁的老太刘兴蹒跚着走了 2 公里山路赶来，在请功信上按下了红手印：“解放军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我们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！”

就在这一天，全村近千名村民翻山越岭，将这封按有 138 个红手印的请功书递到了大康镇：“感谢胡主席派来救命的解放军。”

大康镇党委当即召开常委会，作出了到上级抗震救灾指挥部为牛玉新请功的决定。

6 月 3 日，救灾心切的牛玉新申请提前出院，重新回到抗震救灾一线。

抗震救灾英雄少年

德阳市东汽中学高一学生王波

『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』

本报记者 孔祥武

他在灾难面前选择了不顾自身安危，给更多同学以生的希望。

他做了成年人也难以做到的事情，却说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。

他就是王波，16 岁，东汽中学高一（1）班的学生，瘦瘦黑黑的，戴着眼镜。

5 月 12 日下午，王波和同学们一道坐在学校实验楼的音乐教室里。14 时 28 分，没有任何征兆，教室剧烈摇晃起来，慌乱中，同学们纷纷躲到桌子下面，胆小的女生们吓得哭了出来。讲台上电脑显示屏被摇落下来，恐惧中，王波迅速冷静下来，两步跨过去，拔掉电源。然后，他快速来到门边，用手掰开因变形而卡住的门，大声叫喊着让同学们快速撤出教室，直到最后一个同学离开，他才跑了出去。

下了实验楼，眼前的惨状让这个孩子惊呆了：往日熟悉的教学楼成了一片废墟，哭喊声、求救声不断从里面传来。听到“救命”，王波什么也没想就冲了上去。没有任何工具，王波用手拼命地搬、挖，半个小时左右，终于成功救出一名女生。

紧接着，王波又听到有声音传出。顺着缝隙，他不断地掏挖，一个仅容一人进入的小洞被挖开，此时，余震时有发生，情况十分危险，可是，王波毫不犹豫地爬入小洞，发现了一个手和脚都被压住的女同学，他把石块一块一块地移走……终于清理掉了重物，王波小心翼翼地将她拖出了废墟。女孩得救了，王波再次进入了那个可能让生命瞬间消失的小洞。

新一轮的抢救又开始了。一声微弱而又痛苦的声音让王波意识到自己的脚下还有一个生命——又一个女同学。他开始迅速地挖掘，石块、灰土不住掉落，王波用脚抵住摇摇欲坠的大石，把自己的身体挡在女孩的身上，以防她被不断下落的小石块击中。他脱下自己的上衣，用它包住伤者的头。已经疲惫不堪的他使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刨挖着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这个女孩也被他救到了安全的地方。

天已经全黑了，疲惫、饥饿的王波没有离开，他来到教学楼的另一边，很快发现一个身体被废墟压住、只剩下头和手露在外面的男生。“同学，不要离开我！”男生恳求着。“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。”王波一边安慰他，一边一块块地检压在男生身上的石块，但男生的腿被另一个同学压住了，凭一人之力，王波无论如何也救不出他们。他赶忙跑去叫来四周的大人，在他们的帮助下救出了被困学生。

这一夜，王波一刻不停地在废墟上做着营救工作，风吹雨淋，又冷又饿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救同学！他忘记了与家里人联系，忘记了要报一声平安。

后几天，王波继续在校的废墟上搜救，累了在空地上休息会儿，饿了吃上一两片别人送的饼干。15 日晚，他的班主任唐老师认出了他，这个勇敢的大男孩，在经历了大灾之后第一次哭了……

16 日早上，王波的父母赶到学校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儿子，手肿了，手臂划伤了，鞋子被钢筋穿破了……心痛伴着自豪，涌入父母的心中。

记者问王波，在摇摇欲坠的废墟上，在大量遇难者的遗体旁边，感到过害怕吗？王波说：“当时没有感觉到怕。那么多生命等待救援，可是我的能力有限，只能是拼尽全力去做。”

安县高川乡纪委书记马传荣

“不近人情”的党员干部

本报记者 曹树林

家里 5 个人被坍塌的房屋掩埋，他没有回去；得知母亲和弟弟遇难，他没能回去；母亲的遗体被乡邻挖出来了，就要下葬了，他才回去……

母亲下葬，他呆了两个小时。冲着坟头狠狠地磕了 3 个头，抹掉泪水，他又转身离去，投入到救援群众的工作中。

他就是四川省安县高川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马传荣。

地震发生时，高川乡党委书记、乡长都不在。冲出办公楼的乡干部和正在乡里办事的村民余悸未消，马传荣迅速把大家组成 3 个应急小组。

“赶紧去学校，那里有几百名学生！”几位干部立即奔向学校。很快，消息传来：学校没有垮塌，学生安全转移，只有几名学生受轻伤。乡政府旁边一幢 3 层楼房坍塌。马传荣赶紧带人过去挖掘，挖出

来 4 名群众。

强烈余震仍在继续，不断有房屋坍塌、群众被埋的消息传来。马传荣指挥几个应急小组尽最大可能挖掘抢救被埋群众，到各村摸清灾情。

下午 6 点左右，有同村的乡邻跑来告诉马传荣：“你弟弟家的房子倒了，你妈和你弟弟好几个人遭埋了，赶快去救！”马传荣征了一下，问乡邻：“看得见他们不，听得见声音不？”那位乡邻说：“房子垮了，看不见他们，也听不见。”

“要是他们真没了，我回去也没用；要有的救，周围邻居也会救的。”马传荣很快做出了选择——赶紧抢救眼前这些有救的人。

晚上 10 点多，抢救出来的伤员和转移出来的群众 2000 多人聚集到乡政府前的开阔地上，情绪很不稳定。马传荣组织干部撑拉了一张防水布，

群众有了住的地方。

接着，马传荣组织乡干部和村干部把乡上的食品、水、药品都集中起来，统一安排。由于不知道要被困多久，他们用大锅煮稀饭给群众喝，一人一顿就一勺，一天两顿。

13 日、14 日，马传荣和乡干部们继续深入偏远村落摸清受灾情况，抢救伤员，转移受灾群众。其间，有邻居给马传荣报信，被埋的 5 个亲人中除了母亲和弟弟，另外 3 个都被救出来了。马传荣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回去。

15 日，安县派出的小分队和首批救援部队赶到高川乡。马传荣和乡干部抓紧协助部队把重伤员转移出去。又有邻居跑来报信，弟弟的遗体挖出来了，要下葬了。马传荣没有回去。

经过首批转移，高川乡的情况基本稳定下来。

16 日上午，那个邻居跑来说：“你妈就要下葬了，还不回去看最后一眼！”

马传荣这才向乡党委书记邓文平请了个假。母亲安葬得匆忙寒酸。没有寿衣，没有哀乐，没有哪怕最简单的仪式。

山里人重安葬，帮忙的乡邻都觉得他“不近人情”。可是在下葬时，他们看见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流得像决堤的洪水……

19 日深夜，大部分群众都被转移出来后，马传荣又赶到山下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安置群众。

“山震垮了，房子震垮了，但人不能垮！精神不能垮！”马传荣说，“那么多受伤受灾群众看着我们党员干部，指着着我们，我们决不能垮！”在马传荣和乡干部、村干部的奋力工作下，高川乡的 200 多名重伤员和 5000 多名受灾群众被安全地转移出来。

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分队

灾区防疫“轻骑兵”

覃 丁 郭 嘉

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，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紧急抽调 13 名队员，组成防疫分队赶赴灾区。一个多月来，防疫队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各个灾民安置点和城镇废墟之间，被灾区群众称为防疫战线的“轻骑兵”。

安县是这次大地震的重灾区，仅 500 人以上的集中安置点就有 42 个。防疫分队到达灾区后，主动承担了全县水源监测、防疫消毒、防病教育的任务。

为了让灾区群众喝上放心水，队员们两三人一个小组，带着干粮和采水器具，分头前行。由于各个水样点之间高度分散，采集一个水样常常要翻山越岭数十公里，地震将灾区的青山撕扯得面目全非，许多时候队员只能手脚并用爬行。那天，通往永安镇南华村道路刚刚抢通，队长李森林就带着队员王征、杜志辉前去采集水样，眼看就快到村口了，一次较大余震袭来，巨大的滑坡将简易道路再次堵死。李队长和两名队员索性扒着悬崖攀行，山上飞石滚落，崖下江水湍急……一个多小时后，他们到达南华村，顺利采集了 7 口水样的水样。

“地震后，容易滋生大量蚊蝇，如不及时采取措施，一旦暴发疫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被队员们誉为“防疫活词典”的李森林每天的“第一要务”就是不断

提醒和督促队员们——抓紧消毒。

永安镇元门村安置点集中灾民 1000 余户，散落周围的村民家里还寄居着 800 多人，防疫形势非常紧迫。高显明、王鹏、付强等队员开着防疫车，身背喷雾器，顶着烈日，逐个帐篷开展全方位的消杀灭。天气炎热，防护服又密不透风，队员们每喷洒一次，防护服里都能倒出半斤汗水。

6 月 18 日凌晨 2 时，一所学校安置点 22 名师生出现呕吐症状。接到报告后，防疫队迅速赶到现场，展开流行病学调查，确定为食用隔夜制作的凉菜引起的中毒。这件事引起防疫队员深思：只有广泛传授卫生防疫知识，才能有效预防疫情。于是，一个个健康教育课堂出现在安置点。

“千万不要吃水泡过的食物，绝对不能喝生水……”一个多月来，队员们走一路宣传一路，先后为 65 个乡村发放 5500 多份防疫知识卡片，对 11050 位村民进行了健康知识宣传。防疫队还为灾区培训了 400 余名防疫骨干，留下了不走的防疫队。一些村民感慨地说：“如果不是他们及时传授防病方法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”

安县卫生局局长李安强对记者说：“这支 13 人的防疫‘轻骑兵’，为全县人民撑起了一把防疫安全‘保护伞’。”



送送“铁军”叔叔

6 月 18 日，四川汶川县绵鹿镇板桥村的小女孩蒲恩林和“铁军”叔叔在一起玩耍。当日，驻扎在该村抗震救灾的济南军区“铁军”的 20 多名官兵前往另一受灾乡执行任务，当地乡亲纷纷前来送别。 新华社记者 海明威摄

抢险攻坚 鏖战陇南

兰州军区某步兵团团长 叶大斌



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

我是兰州军区某步兵团团长叶大斌。我团是一支红军团队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，奉命在甘肃陇南地区执行救援任务。

5 月 12 日下午，一列从宝鸡开往广元的货车，途经 109 隧道时，突遇地震，山体坍塌，列车被埋在隧道内，车上装载的 500 吨航油起火燃烧，这条通往四川灾区的“生命线”被完全阻断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从山体上滑落的 10 多万立方米山石，把与宝成铁路并行的嘉陵江拦腰截断，河水急剧上涨，通往 109 隧道抢修现场的道路被淹没，如果不及时疏通，不仅隧道抢险无法进行，而且直接危及沿江村镇的安

全。“路通”的关键在“水通”。抢险指挥部决定，由我团突击疏通嘉陵江河道。

情况非常紧急，我团 156 名官兵火速奔赴救灾现场。那里，火光冲天，滚滚浓烟熏黑了半座山，被烤焦的灌木发出噼啪啪的响声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有毒气体，熏得官兵泪流不止、头疼恶心。河道两侧都是悬崖，作业区离隧道口不足 50 米，隧道的险情还没有排除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；峡谷里余震不断，山上不时有流石滚落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想到灾区千千万万急待救援的群众，大家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疏通河道，就是豁出命，也要把河道撕开一道口子！

由于作业地段大型机械无法施展，只能采取小药量、多炸点的松散爆破法，一点一点把巨石移走。面对这一难啃的“骨头”，官兵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，渴了就喝一口江水，饿了就啃一口馒头，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一边打个盹，汗水和岩石粉末浸在一起，头发和迷彩服都结成了灰白色的硬壳，个个像泥塑的一样。作业组组长、班长韩山东全神贯注钻孔时，被拳头大的一块落石砸中了背部，当时就摔

倒在地，脸色苍白。连长赶紧找来卫生员给他做检查。但他缓了缓神就又站起来准备投入战斗，刚走几步就晕倒了。战士们把他抬到一边，卫生员帮他解开上衣，看到他由于粉尘过敏，全身起满了红斑，两只胳膊肿得像小孩的腿，手掌和手套粘在一起，只能用剪刀一点一点地剪开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连续奋战了 8 天 8 夜，官兵们硬是用简单的工具，在坚硬的石头上开出一条长 175 米、宽 16 米、深 3 米的导流渠，嘉陵江险情被成功排除。

河道疏通后，我们立即投入了 109 隧道的抢修。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。隧道内温度高达 40 多摄氏度，有毒气体令人窒息，水泥喷浆产生的粉尘使作业能见度不到 2 米，隧道内随时都可能塌方。官兵们头戴钢盔、口罩和防毒面具，在闷热昏暗的隧道内作业，就如同在火炉里烤。连长韩树伟一直冲在最前面，左肩磨破了就用右肩扛，右肩磨破了就用双手抱，疲劳和高温使他鼻血流个不停，但他却始终在坚持。就这样，从早晨 7 点开始，整整干了 12 个小时，官兵们硬是用肩膀扛进了

400 多吨水泥和砂石，协助技术人员加固了隧道。

就在大家准备喘口气的时候，指挥部又把清理隧道废墟的任务交给了我们。说句实在话，连日的劳累，大家都已筋疲力尽，加上有毒气体和高温熏烤，许多官兵头晕恶心，呕吐不止；不少战士脚底磨起了泡，走路都是一瘸一拐。但大家明白，这是实现“路通”的最后一道障碍，于是二话没说，就投入了战斗。

在连续 22 小时的艰苦奋战中，官兵们十分辛苦，有的官兵扛着废墟走着走着就倒下睡着了，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着，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停下来休息。一袋袋废墟被打了出去，一筐筐砂石被抬了出来，终于在第二天早上 7 点，将隧道内 200 余吨废墟全部清除。9 点 50 分，首列满载救灾物资的列车拉着长长的汽笛，轰鸣着从 109 隧道安全驶过，官兵们双手挥舞着、欢呼着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陇南地区的文县、康县和武都，是我们抗震救灾的另一个重要战场。这里紧邻震中汶川，损失十分严重；山大沟深，居住分散，有时到一户偏僻人家，要走六七个

小时，救援难度很大。震后第二天，我团 2000 余名官兵奉命奔赴陇南，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展开搜救。离青川 20 多公里的范坝乡，因道路阻塞，一度成为“孤岛”。我们一支 89 人的救援小分队，携带食物和药品，沿着陡峭的山路向范坝乡开进。道路大多被塌方毁坏，大家边开路前进，山石不时滚落，稍不留神就会掉入山崖或被砸伤。但为了争分夺秒地搜救群众，山高再险，我们也要爬上去看了才放心；路再远再难，也要把党的温暖送给每一户受灾群众。经过一整天的艰难行军，终于到达与外界隔离 80 多个小时的范坝乡。困境中的群众看到我们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几位老人拉着官兵的手动情地说：“我们的房子倒了，粮食被埋了，你们一来，我们有希望了！”

受地震惊吓，灾区群众的情绪很不稳定。许多村民房屋全部倒塌，家中一无所有，情绪十分低落。我们及时给他们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，并几块、几十块地凑起一万多元现金捐给他们，帮助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。六连羌族战士阿格基家在汶川灾区，家中房屋倒塌，哥哥失踪，姐

姐遇难，但当他看到一户受灾村民吃发霉的土豆时，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干粮和身上仅有的 260 元钱捐给了他们。在十几天里，全团 91 个小分队，走遍了受灾严重的 16 个乡镇 28612 户人家，帮助群众从废墟中抢出粮食 36 万公斤，清理危房 6000 多间，救助群众 10 万余人。

在中庙乡清理危房时，看到几个学生坐在废墟上看书。一问才知道，他们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，学校倒塌了，无法继续上课，官兵的心再次被揪紧。团领导商量，山里孩子上学不容易，再困难也不能误了他们的学习。立即安排 90 多名战士住卡车，挤出 8 顶帐篷办起了灾区第一所“帐篷学校”。周围的家长得知后，纷纷把孩子送了过来。在军区的支持下，我们又陆续在 12 个乡村办起了 9 所“帐篷学校”，帮助 2650 名学生重新回到课堂。开学后，我们不但给孩子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，还为他们检查身体、进行心理疏导，就连送孩子们参加高考的车辆也准备好了。家长们激动地说：“只有自己的亲人才能想得这么周到，解放军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。”

抗震救灾英模事迹

报告团成员发言